

## 第一章 緒論

盛唐書法的興盛就如同一朵盛開的牡丹般地絢爛而動人，在唐代兼容並蓄的多元文化灌溉下，逐漸脫離了初唐的尚法精神，而蛻變成一股嶄新的狂草風潮。張旭正是順應時勢、應運而生的一位書法家，以其縱情任性的獨特書寫風格，為唐代書風帶來一番新氣象，開創了影響後世的狂草之風。這一股炫風席捲了當代之人，張旭融入了時代的脈動，得到了觀眾的寵愛與眷戀，以一位創新者來說，張旭何其幸運可以集三千寵愛於一身，這其中的緣由值得深究。

### 第一節 研究動機

藝術往往能準確地反映出社會文化的內涵與精神，進而讓後人一窺當代風華。盛唐書法藝術之興盛，為我們展現了唐代社會風氣多元而繁華的一面。尚法風氣的楷書與縱情、浪漫的狂草共存一世，張旭可謂是這一段精華時光中的代表性人物。這一番光景由張旭的作品中可一窺究竟，如法度嚴謹的〈郎官石記序〉到狂筆揮灑的〈古詩四帖〉、〈肚痛帖〉，其中的變化萬千令人驚豔。對於能代表時代風格的人物所擁有的獨特性，黑格爾有著精闢的見解如下：

時代的偉人是一個能用言語表達他時代的意志的人，他能對當代人說出什麼是時代的意志，而又能使這意志實現。他的行動就是時代的心靈與實質，他使自己的時代活現。<sup>1</sup>

張旭正是如此的運用著他所特有的語言，與世人對談、交流著，他展現了那時代獨一無二的風格，為我們訴說著那沉寂已久的往日風情。

時代造就人才，究竟是何種的文化氛圍孕育出張旭這麼一位縱情任性，得以引領狂草風潮的書法家？身為盛唐書法社會一份子的張旭又是如何地影響著同

---

<sup>1</sup> 引用自 Edward H. Carr，王任光譯，《歷史論集》，（台北：幼獅文化，1998 十九刷），頁 46-47。

時代與後世之人？這正是筆者試圖由浩瀚書海中尋求的解答。

在筆者閱覽史籍後，發現關於張旭的記載大多數都有著一項共通點，即是側重於張旭在書法藝術上的表現，以致於所有的史料看起來大同小異，毫無二致。此即是張旭研究上終將面對的難題，由於張旭以書名傾動當代，進而開創草書的新風貌，引領著一股全新的風潮，導致世人自然而然的將眼光聚焦於其在書藝上的作為。再加上張旭那淡泊名利、與世無爭的本性使然，其生平事蹟便隨著歲月流轉，一點一滴的被遺忘了。於是，歷代記載張旭史事遂侷限於張旭醉後狂書之態的描寫，而甚少論及其它面向。世人對於張旭的認知，也就侷限於此，而難有進展。所幸，浩瀚書海仍舊保留著零星且片段的記載，唯有透過尋找、拼湊、重組方能尋回張旭一生的風華。隨著考古資料的出現，也稍稍地補上了那失落的一角，張旭的面貌逐漸清晰，不再如以往那般“猶抱琵琶半遮面”的若隱若現。在歷史的長河中，隨著時光的流逝，學者們仍舊不停的追尋，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此時不做更待何時。

## 第二節 相關研究回顧

目前學界對於張旭的研究大致上有幾種不同的方式，第一種即是大範圍下的一環，此類文章大多將張旭置放於一個大主題中去談，如書法史、唐代書法、草書發展史等等。此中言及張旭的篇幅略少，多以其書藝特色為討論的主軸，其次才略述其生平。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文章有四，首先有熊秉明於《中國書法理論體系》<sup>2</sup>書中言及唯情派的書法時，將張旭歸類為表現個人的浪漫主義派，並點出張旭創作時的兩項特點，一為酒；一為表演藝術。張旭愛酒這一點人盡皆知，但熊秉明首次將酒與表演連結起來，視二者為張旭書法中不可或缺的事物。此說為張旭草書特色開啟了一個新的視野，著重於詮釋張旭草書表演的概念。

其二，則為陳欽忠《唐代書風衍嬗之研究》<sup>3</sup>。此書旨在探討唐代書法風氣

<sup>2</sup> 參見熊秉明，《中國書法理論體系》，（臺北：文叢出版，1988），頁 61-69。

<sup>3</sup> 參見陳欽忠，《唐代書風衍嬗之研究》，（台北：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1990年6

的變化，而狂草誕生即是唐代草書發展的一個重大突破，於是陳欽忠便詳加討論張旭草書的成就與其美學蘊涵，提出張旭狂草具備取譬自然、乘興作書、中鋒作草與氣魄雄強等諸多特點，重新定位其在草書上的重大貢獻。

其三為黃緯中於《唐代書法社會研究》<sup>4</sup>中論及書法教育方式的轉變時，將張旭視為家學制過渡至師授制中的核心人物，並以盧攜〈臨池妙訣〉所記詮釋此現象，認為自此以後家學制漸趨沒落，而師授制則逐漸興盛。黃緯中視張旭為唐代書學教育模式轉捩點上的重要人物，開啟了張旭成就的另一扇窗口，以往學者言及張旭往往不脫狂草藝術之範疇，如今重新以一位師者的定位去審視張旭在書法教育上的成就，讓我們對於張旭的認識能更為寬廣且多元化。

其四為王元軍於《唐人書法與文化》書中提及：

當盛唐浪漫之音奏響，整個時代的審美趣向發生根本變化時，儒士書法已不可能獨占鰲頭了，代之而起的是需要抒發激昂情感、寬大胸懷而又自然清新的書法……我認為，張旭、李白、賀知章算得上適應時代要求的書家。我們稱之為「狂士書家」。<sup>5</sup>

於此將張旭定位為合乎時代要求的書家，並歸類於狂士書家之中。王元軍認為張旭、李白與賀知章不論是在性格上，或是藝術風格上都是十分相近的，藉由著書法上的狂態反映出他們內心深層的思想狀態，達到以書寄情、抒情之效。

第二種書寫方式即是專題性，這類文章多取一個主題深入探討，其具代表性的文章有二，一為朱關田《唐代書法考評》<sup>6</sup>書中以張旭生卒年代作為主軸，試圖釐清這一書法史上千古難解之謎，文首先略述張旭生平，之後便以唐代史料作為文本，以交叉比對的方式推敲出張旭生卒年的可能性。再透過李白〈猛虎行〉

---

月)。

<sup>4</sup> 參見黃緯中，《唐代書法社會研究》，(台北：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1993年6月)，頁101-106。

<sup>5</sup> 引用自王元軍，《唐人書法與文化》，(台北：東大圖書，1995)，頁29-30。

<sup>6</sup> 參見朱關田，《唐代書法考評》，(浙江：浙江人民美術，1992)，頁171-196。

和張旭書跡石刻〈千字文〉這兩樣史料的時間點，與王琦與郭沫若諸人所考據的結果，確認張旭生卒年為高宗上元二年（675）至肅宗乾元二年（759），享年八十五。而另一篇文章則為黃緯中《書史拾遺》中所收錄的〈評析新出土張旭《嚴仁墓誌》的重要價值〉一文，此文聚焦於一九九二年經由考古挖掘出土的〈嚴仁墓誌〉，深入探究此作是否真為張旭手書，並點出其價值所在。此墓誌自發現以來即受到學界或多或少的質疑，甚至懷疑可能為後人偽託之作。然而，依據黃緯中中文中所言：

本墓誌乃是經由考古學家們用科學的方法從唐墓直接挖掘出來的，它有明白可靠的出土紀錄……大凡書跡之作偽必有動機，或出於射利，或出於戲弄，而射利或戲弄之目的都得經過流傳轉手始能達成。此一墓誌既然是真正置放於墓室裡頭，就沒有流傳轉手的機會，更無法達到任何作偽的目的，因此也就沒有作偽之理由。<sup>7</sup>

此語清楚、有力的為〈嚴仁墓誌〉駁斥了許多流言蜚語，回歸到此墓誌的史料價值上，認定此墓誌為張旭楷書的重要書跡，視其筆意更可從中窺見顏真卿師承張旭的痕跡，亦可作為顏真卿文章真偽的輔助證據。

而第三種書寫模式則較為全面性，總論張旭一生事蹟與成就為主，此類文章有五。先有朱關田於《唐代書法家年譜補遺》<sup>8</sup>書中略述張旭生平事蹟，依序闡明張旭籍貫、稱號、仕途、教育與家世，為讀者對張旭的瞭解打下基礎，朱關田此文適切補足了《唐代書法考評》書中未及之處，使其對張旭的研究更為完整。其二為《書道全集·卷八》書中所述，外山軍治於此為張旭草書所具備的歷史意義下了註解：

張旭所書，並非於行儀端正、正常之狀況下所寫者，而是於酒醉之後，為

<sup>7</sup> 節錄自黃緯中，《書史拾遺》，（台北：蘊研筆墨，2004），頁70。

<sup>8</sup> 參見朱關田，《唐代書法家年譜補遺》，（江蘇：江蘇教育出版社，2001），頁597-603。

人側目聳耳之下以奇特之寫法而寫出者，據傳較張旭稍後之懷素亦是如此，故張顛素狂而並稱。所謂狂草一體，係始自張旭，而由懷素繼承之……至開元、天寶時代，於其豁達之氣運中，無論在藝術各方面，莫不期待產生與傳統、保持正統相反而創新之心情。張旭之書法，與此種期待創新之心情恰相一致。<sup>9</sup>

外山軍治認定張旭是在時代變遷中，順應時勢而出的一位革新者，而懷素則是其繼承者。除此之外，外山軍治亦進一步探討了張旭的書法歷程，並以嚴整的態度考據了張旭的傳世作品〈郎官石記序〉與〈自言帖〉。三有殷蓀〈論張旭〉一文<sup>10</sup>，此文可說是張旭研究中較具規模且相當完整的一篇論述，先敘張旭爵里與稱謂由來，後云張旭與狂草、書學傳承及主要作品分析，可謂面面俱到，具體而微的將張旭一生成就呈現於讀者眼前。四為仲威《張旭·懷素》一書<sup>11</sup>，此書將張旭與懷素兩人生平事蹟按時序一一陳述，並考據、賞析其傳世作品，如〈古詩四帖〉、〈肚痛帖〉、〈郎官題名石柱記〉與收錄於〈淳化閣帖〉中的四帖。第五則為王南溟《顛張醉素》一書<sup>12</sup>，書中專論張旭在狂草上的創新與表現，並分析其書法特色與後世評價。

###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架構

#### 一、研究方法

本文研究的重心在於探究張旭生平事蹟與其在書法、藝術、教育上的成就，並延伸至張旭在當代與後世所具備的影響力。由於張旭本人並無論著傳世，今人僅能憑其書跡遙想往日風華，張旭書跡與詩作自然而然成為絕無僅有的第一手史

<sup>9</sup> 引用自外山軍治，〈論張旭〉。收入《書道全集·卷八》，（台北：大陸書店，1989），頁 28-32。

<sup>10</sup> 參見殷蓀〈論張旭〉（上下），《書法研究》，（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，1987 年第四期與 1988 年第一期）。

<sup>11</sup> 參見仲威，《張旭·懷素》，（台北：石頭出版，2004）。

<sup>12</sup> 參見王南溟，《顛張醉素》，（上海：上海書畫，2004）。

料。研究方法將以唐代相關史料作為主要的文本，因為時人對於張旭的記載可謂是最為貼近其真實面貌的重要文本，有鑑於此，本文的研究方法將著重於上述兩類記載。筆者擬從唐代史傳、文人別集、書法理論與唐詩等方面入手，尋求張旭生平的蛛絲馬跡，試圖去追尋張旭在當代所呈現的形象與樣貌。其次，再以宋、元、明、清與近代史料為輔，斟酌使用後人追述之事，彌補唐代史料所不及之處，並於其中探討張旭在書法史上的定位與影響力。

## 二、章節架構

本文共分為六章，第一章為緒論，依次說明研究動機、研究回顧、研究方法與章節架構。第二章為張旭生平與交遊，筆者將透過史料試圖尋找張旭生平中失落的環節，透過友人的紀錄，追尋張旭最為真實的模樣，藉此對張旭有基本的了解與認識。此章茲分為三節敘述，第一節將著重於探討張旭的家世背景與生平事蹟，這一部分史料雖少，但不可因此而輕忽，藉由零星的史料則可逐步建構成一幅張旭在當代生活的圖像，這一幅圖像是由張旭的好友親手描繪，此即是第二節的主題，張旭的交遊。這一群與之相知、相惜的友人是張旭生命中的參與者，他們所紀錄下來的隻字片語將是最佳線索，也是我們能貼近張旭真實面貌的絕佳途徑。而第三節將碰觸到張旭研究上最為難解的疑問，即是張旭的生卒年代。由於囿於史料之侷限，此部分僅能茲就學界之見解，從中釐清疑惑，尋求較為合理的論點。

第三章為書學源流與傳授，此章著重於張旭的書學傳承，以他為基礎點，上溯尋求書學的源頭，猶如涓涓細流一點一滴的容納著雨水，隨著河道改變形狀，甚至是改變了沿岸的輪廓，而終將百川歸海。張旭承襲了前賢遺澤，不斷地學習、成長，突破與創新，再給予、傳授於弟子，代代相傳終至今日。此章分為四節，彼此之間連結緊密，息息相關。首先由張旭的書學淵源談起，這一段淵源流長的書學傳統是張旭書法的根基，經過歷代的教授、啟發、創新與傳承，藉由陸彥遠逐步地轉入張旭手中。而張旭亦不負眾望，致力於書法教育與推廣，他所教育的

弟子之眾為當代的書法教育開創了一股新氣象，深切地影響了後世。第三節與第四節便是討論張旭書法教育的真實案例，在進一步探討史料的真實性後，可以發現顏真卿的文章為我們呈現了張旭教授書法的景況，而永字八法即是張旭上課的教材，隨著張旭弟子的增長，這些書法理論逐步推廣，嘉惠更多書學者。

第四章為張旭狂草與草書表演，張旭一生最為顯著的成就即是狂草的創始，此章將探討這一轉變的內涵，並探究其風靡世人的魅力為何。內容分為兩節，第一節著重於張旭所創立狂草風貌，這個嶄新書風如何在當代掀起一股風潮。第二節則是進一步討論到張旭草書所擁有的表演性質，它具備了哪些迷人的因素，又造成了何種影響，讓我們更為深入地瞭解張旭在當代所呈現出的代表性與特殊性。

第五章為張旭流傳作品考究，此章將焦點置放於今日所見張旭名下的書跡，茲分為墨跡、碑刻與法帖三部分來討論，進一步探究各書跡之虛實。由於傳世墨跡若真為張旭親筆書寫，則屬第一手史料，亦為書法史上的珍貴藏品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第六章為結論，將於此對張旭一生的成就與貢獻作一個簡明扼要的說明。